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29-35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111043

Hans汉斯

金秀柘山勉语烹饪动作词“kam^{331}”词源探索

方建锐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6年9月18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6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4日

摘 要

瑶族语言靠口耳相传，口语中保留了大量高频使用、语义稳定却没有规范汉字记录的有音无字词。已有苗瑶语历史比较研究多集中在宏观语音系统，对细分语义场的微观实词讨论较少。文章以广西金秀柘山勉语烹饪动作类有音无字词“kam^{331}”(明火燎烤去毛)为对象，先描写其句法语义，再做源流考辨。该词声母为舌根清塞音k，韵母为am，读第2调331。系统排查《广韵》《集韵》《说文》后暂未找到声韵调俱合的汉语本字，跨方言也暂未检得同源词。本字待考，该词更可能为苗瑶语固有词，但证据尚不足，词源归属尚不能定论，可为苗瑶语微观实词的历史比较提供一个具体可感的例子。

关键词

瑶族勉语，有音无字词，“kam^{331}”，本字考辨

Exploration on the Etymology of the Cooking Action Word “kam^{331}” in Jinxiu Zheshan Mian Language

Jiantang F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September 18, 2026; accepted: October 6,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4, 2026

Abstract

The language of the Yao Ethnic Group is passed down from mouth to mouth.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soundless words with high frequency use and stable semantics in the oral language, but there is no standard Chinese character record. The existing comparative study of Miao-Yao language history mostly focuses on the macro phonetic system, and there is little discussion on the micro content words of subdivided semantic field. This paper takes the soundless word “kam^{331}” (minghuoliao

文章引用: 方建锐. 金秀柘山勉语烹饪动作词“kam^{331}”词源探索[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29-35.
DOI: 10.12677/ml.2026.14111043

baked to remove hair) of cooking action in Mian dialect of Zheshan, Jinxiu, Guangxi as the object, first describes its syntax and semantics, and then makes a textual research on its origin. The initials of the word are tongue-root clear stops k, the finals are am, and read the second tone 331. Aft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ing "Guangyun" "Jiyun" "Shuowen", we have not found the original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sound, rhyme and tone, and the cognate words have not been detected in cross-dialects. The word is more likely to be an inherent word in Miao Yao language, but the evidence is still insufficient, and the etymology attribution is still inconclusive. It can provide a concrete and sensible example for the historical comparison of micro-content words in Miao-Yao language.

Keywords

Mian Language of the Yao Ethnic Group, Sound without Words, "kam^{331}", Textual Research on This Word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历史比较语言学通过语言间成系统的音位对应来推演语言史，而不是凭零散的语音相似下判断，安托万·梅耶在《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中强调了这一点[1]。苗瑶语族方言分化清楚，与汉语接触时间长，适合做这类研究。王辅世、毛宗武(1995)《苗瑶语古音构拟》建立了苗瑶语同源词和古音构拟的基本框架[2]。

瑶族绝大多数支系没有通用的传统民族文字。口语中许多词高频使用、语义稳定，却没有规范汉字记录，也没有经过系统的本字考辨。这些词是瑶语词汇的一部分，也是研究汉瑶语言接触的材料。

在苗瑶语历史比较研究中，学者们一般主张用系统音位对应来区分固有同源词和不同层次的汉语借词，不能只凭语音相似判同源。赵敏兰(2004)考察勉语汉语借词时，把借词分出中古、近代、现代几个层次，各层有不同的语音对应规律[3]。李云兵(2018)《苗瑶语比较研究》回顾前人成果，认为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宏观语音构拟和同源词梳理上，日常实词的历史演变讨论得还不够[4]。

语言接触研究通常从借词层次入手，借词的判定要满足声、韵、调的系统对应，不能凭零星相似(李云兵，2018) [4]。底层词汇的概念也提示，一个语言中语义稳定、结构简单的核心文化词，往往保留该语言自身的古老成分。民以食为天，烹饪动词属于核心文化词汇，稳定性高，不易被替换。这些视角为考察 kam^{331} 提供了参照，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它不能满足汉语借词的层次对应，那么就有理由把它放到固有词的候选中继续检验[4]。

陈其光(2013)《苗瑶语文》指出，瑶族没有通用的传统民族文字，词汇靠口耳相传，这是大量有音无字词产生的客观条件[5]。毛宗武(2004)《瑶族勉语方言研究》对金秀一带勉语的声韵调系统和方言词汇做了系统描写，为微观词汇研究提供了语音基础[6]。经检索，以“勉语/优勉 + 烹饪动词/燎/本字”为关键词，尚未见到对日常烹饪动作类窄语义场有音无字词的专门研究。文章将以此为切入点，尝试探索金秀柘山勉语烹饪动作词“kam^{331}”的词源。

2. 金秀柘山勉语音系概况与研究对象的句法语义描写

本章先介绍金秀柘山勉语与研究词有关的声韵调，再描写“kam^{331}”的语义、句法和使用边界，为后

面的历史比较和本字考辨提供材料。

2.1. 金秀柘山勉语音系概况

本节结合赵敏兰(2004)所描写的音系，介绍与“kam^{331}”有关的声韵调特征[7]。

2.1.1. 声母系统

从表 1 可以得知，金秀柘山勉语有 24 个声母。研究词“kam^{331}”的声母是舌根清塞音 k，它与送气音 k^{h}、浊塞音 g 构成对立。k 声母在金秀柘山勉语中对应中古汉语见母借词，一般不腭化。

Table 1. Initials of the Jinxiu Zheshan Mian language
表 1. 金秀柘山勉语声母表

p	p^{h}	b	m	m̥	f	w
t	t^{h}	d	n	n̥	ɬ	l
k	k^{h}	g	ŋ	ŋ̊	h	
ts	ts^{h}	dz			s	

声母方面，本方言有不送气清塞音 k、送气清塞音 k^{h} 和浊塞音 g 的对立。研究词读 k，不读 k^{h}，也不读 g。

2.1.2. 韵母系统

金秀柘山勉语的 102 个韵母如表 2 所示。研究词韵母为 am，属开口元音加双唇鼻音韵尾。金秀柘山勉语保留了-m 韵尾，am 韵母可拼读固有词和汉语借词。

Table 2. Finals of the Jinxiu Zheshan Mian language
表 2. 金秀柘山勉语韵母表

	-i	**-u**	**-m**	**-n**	**-ŋ**	**-p**	**-t**	**-k**	**-ʔ**
i		iu	im	in	iŋ	ip	it		iʔ
ie	iei		iem	ien		iep	iet		ieʔ
ia	iai	iau	iam	ian	iaŋ	iap	iat	iak	
		iou	iom		ioŋ				
iɔ					iɔŋ				
				iun	iuŋ				
e	ei	eu	em	en	eŋ	ep	et	ek	eʔ
ɛ					ɛŋ		ɛt		ɛʔ
a	ai	au	am	an	aŋ	ap	at	ak	aʔ
		ou	om	on	oŋ	op	ot	ok	oʔ
ɔ	ɔi		ɔm	ɔn	ɔŋ	ɔp	ɔt	ɔk	ɔʔ
u	ui		um	un	uŋ	up	ut	uk	uʔ
	uei	ueu		uen	ueŋ	uet			
					uɛŋ				

续表

uai		uan	uaŋ	uat	ua?
					uɛ?
uə	uəm	uən	uəŋ	uət	uə?
ə		ən			
l̩					

am 韵母拼 k 声母得 kam，拼 k^h 声母得 k^ham，拼 ŋ 声母得 ŋam，各音节对立清楚。研究词读 kam，不读 k^ham，也不读 ŋam。

2.1.3. 声调系统

表 3 显示，金秀柘山勉语有 8 个调类，6 个舒声、2 个促声。赵敏兰(2004)《柘山勉话概况》记录了该点的声韵调和调类对应[7]。研究词读第 2 调，调值 331。文章按调序称第 2 调，不另标阴平、阴去等传统调类名。

Table 3. Tones of the Jinxiu Zheshan Mian language
表 3. 金秀柘山勉语声调表

调类	舒声调						促声调	
	1	2	3	4	5	6	7	8
调值	33	331	553	231	35	311	55	31

第 2 调调值 331，是降调型舒声调。

连读变调中，多音节词末音节不变调，前面的舒声一般变第 2 调；第 2 调本身不变调。研究词单读第 2 调，连读时也不变调。

2.2. “kam^{331}”的句法语义

本节描述“kam^{331}”的语义和句法。

2.2.1. 基础信息

“kam^{331}”调值 331，是及物动作动词，用于金秀柘山勉语肉类烹饪的预处理环节。本词语料来自田野调查，发音人为当地盘瑶中老年母语者，录音资料留存。该词暂未标注对应汉字，此前也暂未发现系统的本字考辨。

2.2.2. 语义内涵与语义边界

Table 4. Common cooking verbs in the Jinxiu Zheshan Mian language
表 4. 金秀柘山勉语常见烹饪动词

音标	义类	语义	与“kam^{331}”的区别
kam^{331}	燎(去毛)	明火短燎去毛，不烤熟	本词
k^hau^{53}	烤	明火/炭火加热至熟	目的是熟制
puo^{53}	烧	泛指焚烧、烧熟	不带预处理限定

该词指一种肉类预处理动作。做法是把带皮毛或带腥膻味的食材(常见带皮猪肉、猪蹄、土鸡、山兽

肉或腊味)直接放在柴火明火上短时间燎烤，去掉表皮绒毛和焦煳物，并不把食材烤熟。勉语里另有 k^hau^{53} 表烤，指用明火或炭火把食物加热至可食，目的是熟制；puo^{53} 表烧，泛指焚烧或烧熟，不带预处理的限定。三个词的宾语和目的不同，日常使用中很少混用，它们之间的对比见表 4。

2.2.3. 句法功能

“kam^{331}”是强及物动词，必须带受事宾语，宾语为带皮肉、兽肉；可加结果补语和处所补语，可受副词修饰，用于肯定、否定、祈使各句式。

例句：

$a^{331}taŋ^{331}je^{33}miŋ^{331}kam^{331}tuŋ^{214\cdot331}tei^{331}$. (待会儿我去燎猪蹄。)

$je^{33}tsɔʔ^{55}tuŋ^{214\cdot331}tei^{331}kam^{331}loŋ^{35}miaʔ^{53}$. (我把猪蹄燎好了。)

$je^{33}tsɔʔ^{55}tuŋ^{214\cdot331}tei^{331}kam^{331}jem^{33}dzo^{35\cdot331}khot^{55}uo^{53}$. (我把猪蹄燎在灶孔那。)

3. 历史比较视角下“kam^{331}”的源流考辨与本字研究

历史比较研究看重成系统的音位对应，不凭零散相似的情况。本章拟先比较苗瑶语族内部的方言形式，判断研究词是固有词还是借词，再结合汉瑶接触层次做中古汉语音韵对应，考订其本字。

3.1. 苗瑶语族内部同源对比与古音构拟

金秀柘山勉方言内部，k 声母对应中古汉语见母借词，一般不腭化，毛宗武(2004)《瑶族勉语方言研究》和赵敏兰(2004)《柘山勉话概况》均有提出相关的观点[6] [7]。am 韵母属开口元音加双唇鼻音韵尾，苗瑶语族语言普遍保留-m 尾，am 韵在勉语、苗语各支均有分布。研究词声母 k、韵母 am，落在这一框架内。通过检索《苗瑶语方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1987) [8]及勉语其他土语、布努语(蒙朝吉，2001) [9]、苗语川黔滇方言材料，暂未检得表示“燎烤去毛”的对应 kam 形式；壮语、侗语、水语等侗台语里也暂时没有发现对应词。跨方言同源形式待进一步核对。

为寻找同源词，研究过程中查阅了《苗瑶语方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1987) [8]所收各方言点、《瑶族勉语方言研究》(毛宗武，2004) [6]的勉语土语词表、《瑶族布努语方言研究》(蒙朝吉，2001) [9]、《苗语简志》(王辅世，1985) [10]以及可检索到的苗语川黔滇方言词表，均未检得与 kam^{331} 形式、语义相当的词。在周边壮侗语族材料中亦暂未见对应形式。这些阴性结果提示，该词至少在可查范围内不与其他语言共享同源形式，固有词说的内部比较证据仍有待扩充。

王辅世、毛宗武(1995)在《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建立了苗瑶语同源词和古音构拟的基本框架[2]。见母字在苗瑶语中古层借词中一般保留不腭化的 k 声母，-m 尾韵在苗瑶语中也多有保留。研究词声母 k、韵母 am，单看声母和韵母，像汉语见母字借入的形式。但跨方言未检得同源对应，单凭声韵还不能断定它是汉语借词还是固有词，需结合调类对应和本字排查再判断。布努语、川黔滇苗语中若有同类形式，留待方言资料核对后补出。

研究至此发现，仅凭内部对应还不能断定它是借词还是固有词，仍然需要结合汉语借词层次来判断。

3.2. 汉语接触与借词层次分析

“kam^{331}”的语义是明火燎烤去毛，下面从声母、韵母、声调三方面检验它是否为中古汉语借词：声母方面，研究词读 k，对应中古见母，符合汉语见母字借入勉语保留 k 的一般规律。韵母方面，研究词读 am，属开口呼加双唇鼻音韵尾，对应中古收-m 尾的咸摄、深摄字，韵尾相合。声调方面，赵敏兰(2004)《柘山勉话概况》记录的调类对应显示，该点第 2 调(331)对应中古全浊平声字，如“皮”并母平声读第 2 调；见母是清声母，清声母平声字应读第 1 调(33)，不应读第 2 调[7]。研究词读第 2 调而声母 k 为清声

母，声调对应与清声母借词的常规归调相矛盾。这一矛盾是判断它不是中古汉语借词的关键证据。赵敏兰(2004)在研究勉语汉语借词层次时，把借词分出中古、近代、现代几个层次[3]；谭晓平(2007)对湘南庙子源勉语的借词层次也做了类似划分，可资参照[11]。

系统排查《广韵》《集韵》《说文》中舌根音声母(见 k、溪 k^h、群 g)加-m 尾韵的汉字。见母加-m 尾的甘、柑、疳、缄、监、鹣，溪母加-m 尾的龛、堪、戡、坎，群母加-m 尾的箝、拑、钤，均与火、烤、燎、去毛之义无关。没有一个汉字同时满足“见母 k”“-m 尾韵”“烤燎去毛语义”三个条件[12]-[14]。

3.3. 本字考辨与源流基本判定

综合声、韵、调三方面的检验和本字排查，对 kam^{331} 的来源和本字有如下认识。

该词不像中古汉语借词。汉语里找不到声、韵、调俱合的本字，第 2 调与清声母 k 的归调又相矛盾，跨方言也未检得汉语来源的对应形式。它更可能是苗瑶语固有词，语音形式符合苗瑶语固有词结构，日常烹饪技术动作词在勉语中多为固有词。但目前暂未在勉语其他土语、布努语、苗语川黔滇方言中检得同源词，固有词说也缺少内部比较证据，词源归属暂时还不能定论。

排查中遇到三个音义较近的字，均不能定为其本字。一是“燂”，邪母或从母盐韵平声，《说文》训“火热也”[14]，语义最近，但声母为邪母或从母，不是见母 k。二是“炕”，溪母宕韵去声，《广韵》训“炕炙也”[12]，语义接近，但韵母收-ng 尾，不是-m 尾。三是“甘”，见母谈韵平声，古三切，拟音*kam，声韵与研究词全合，但语义为甜、美味，与燎烤去毛无关。三者各有一处不合，均不勉强认定。本字待考。

它成为有音无字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该词更可能是苗瑶语固有词，汉语里本就没有对应的常用汉字，瑶族又没有通用民族文字，词汇靠代际口传，从未用汉字固定过本字。二是这一烹饪动作是本地饮食场景的专用词，使用范围限于本地口语，缺少跨社群的书面流通，有音无字的状态长期存在。

4. 相关问题讨论

本章结合前文结论，讨论这类有音无字词的形成路径，以及研究对瑶语词汇记录和饮食文化传承的意义。

4.1. 勉语烹饪动作词“kam^{331}”的形成机制

从本词看，勉语这类有音无字词的形成大致有几条路径。

瑶族没有通用民族文字，词汇靠代际口传。本词更可能是苗瑶语固有词，汉语里没有对应常用字，口语使用中也从未经过文本固定。陈其光(2013)《苗瑶语文》对瑶族文字缺失与口传传统有总体说明[5]。

本词语义专指肉类预处理燎烤去毛，宾语和目的都被限定，是本地饮食场景的专用词。这类窄而具体的烹饪动作词，在勉语里多由固有词承担，一般无需另借汉语字。

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看，kam^{331} 与汉语借词的对应不完整，与壮侗语也暂时没有发现可查的同源关系，它更可能是在长时期、低强度的语言接触中保留下来的本地词汇。烹饪动词属于核心文化词汇，使用频率高、语义具体，这类词在语言接触中通常比一般词汇更稳定，不易被借用替代。本词的个案也说明，核心文化词汇的来源判断，需要同时排除借词层次和跨语言同源的可能，才能落到对固有词的判断上。

该词从口传到现在一直没有对应汉字。母语者使用时直接发 kam^{331} 的音，不通过汉字中介，读音和字形之间从来没有建立过联系，这也促使有音无字状态固定下来。

金秀盘瑶长期住在大瑶山深处，社群内部交流多。这个烹饪词是本地饮食场景的专用词，跨社群时人们改用汉语的“煮、蒸、烤”等通用说法，它缺少跨社群的书面流通，有音无字的状态就被进一步固定(金秀瑶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1992) [15]。

4.2. 本研究对瑶语词汇规范化与非遗传承的启示

本研究对瑶语词汇记录和饮食文化传承有以下两点具体意义。

对考出本字的词，书写上可直接用本字，加注国际音标；本字一时考不出的固有词，再按《瑶文方案》音译转写。本词本字待考，暂按《瑶文方案》音译转写为 kam^{331}。《瑶族语言简志》(毛宗武等，1982)记录瑶语词汇时也兼标汉字与音标[16]。

瑶族饮食技艺是非遗记录的一部分。烹饪动作词是饮食技艺的语言成分，把它们准确记录下来，可以避免非遗调查时用汉语通用词替代瑶语专用词。

整理出来的常用烹饪词可作为瑶语校本教材和双语教学的补充材料，帮青少年把音、形、义对应起来。

5. 结语

文章以金秀柘山勉语烹饪动作词“kam^{331}”为对象，按系统音位对应原则，先描写其句法语义，再从声、韵、调、本字、跨方言、跨语族逐项试做源流考辨。

排查发现汉语里暂未找到声、韵、调俱合的本字，第 2 调(331)与清声母 k 的归调相矛盾，跨方言也暂未检得汉语来源的对应形式。本字待考，该词倾向苗瑶语固有词，但内部同源证据仍不足，词源归属暂不能定论。方法论上，微观词源考证宜走逐项排除路径，把声、韵、调、本字、跨方言、跨语族逐一检验；单一语料支撑的考证结论，应当保持审慎态度。

kam^{331} 的个案显示，瑶语词汇来源是复杂的，固有词与多层次汉语借词并存，有音无字状态可能对应多条形成路径。未来可对整个烹饪动词语义场做系统调查，记录各烹饪动作词的固有词、借词属性，探寻其分布模式；比较范围也可扩大到金秀周边坳瑶、山子瑶等其他支系，以及更多苗语支语言。

参考文献

[1] 安托万·梅耶.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M]. 岑麒祥,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7.
[2] 王辅世, 毛宗武. 苗瑶语古音构拟[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3] 赵敏兰. 瑶语勉方言里汉语借词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天津: 南开大学, 2004.
[4] 李云兵. 苗瑶语比较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5] 陈其光. 苗瑶语文[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
[6] 毛宗武. 瑶族勉语方言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7] 赵敏兰. 柘山勉话概况[J]. 民族语文, 2004(1): 70-80.
[8] 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 苗瑶语方言词汇集[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7.
[9] 蒙朝吉. 瑶族布努语方言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
[10] 王辅世. 苗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5.
[11] 谭晓平. 湘南庙子源勉语汉语借词历史层次之推测[J]. 湖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21(1): 93-97.
[12] 陈彭年, 等. 广韵[M]. 周祖谟, 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13] 丁度等. 集韵[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4]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15] 金秀瑶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金秀瑶族自治县志[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2.
[16] 毛宗武, 蒙朝吉, 郑宗泽. 瑶族语言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2.